春在堂襍文

德清俞樾

吳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帝同治之七年夏五月甲申平齋觀察吳雲于吳門廨廬躬率子若孫爲母太夫人壽是歲太夫人行年八十矣觀察將饌肥醲以甘之鑿金綵以樂之匃合僚友若姻婭若鄉人士君子爲酒食以張之太夫人曰毋汝來前自吾爲汝家婦汝藐焉始孩俄而遭先資政之變吾惸惸撫爾曹以成立以有室家茲維艱哉爾服官於吳乃克敏克敬克廉以能雖未究厥志吾心慊焉今爾子

又成進士釋褐衣而來乘軺而牧于茲尙克堪厥職爾未究之志以無負老婦之教其何樂如之鐘鼓云乎玉帛云乎太夫人曰雲吾行年八十矣無德以詒汝惟守老氏之教曰儉曰慈吾肉視藿而酒視漿吾布衣而練裳吾惟三緘之不能胥匡是用偟偟今爾芬芬爾今爾芸芸爾惟吾一人是樂是娛是亟吾不德也甚無訓甚勿取太夫人曰雲以　國步之孔艱也戎事之未大集也物力之詘也民生之瘼也吾老嫠婦不繼是恤而私幾之念　兩宮皇太后以神聖女母天下卑宮菲衣為訓綦嚴不遑自暇逸近臣藎規猶懼侈心之易萌

請去奢行儉汰般般庚老婦何人其敢耽一日之樂于是觀察奉命悚惕退而告其友俞樾曰樾吾聞之酒食之苾兮不如君子之文金石之鏗鏘不如君子之聲吾子其出一言爲太夫人壽乎樾曰雲此君言非吾之所克當也雖然吾欽太夫人之善教也又嘉吾子之不口體是發而養志也請爲頌辭亟賦億齡頌曰

懿歟壽母德孔嘉兮媞媞北堂亟令儀兮輔相君子肅以和兮厥子克家有守爲兮施于有政民曰宜兮子又有孫樹旌麾兮咸秉母教無忒差兮宜百斯歲笄六珈兮如彼南山長峩峩兮百爾君子聽我歌兮

汪小樵五十壽序

余自束髮出游所交海內賢士大夫得之新安汪氏者尤多其羣從昆弟接袂錯芳指不勝屈亂離以後故交落落如晨星曩時文酒讌游之樂曠如隔世而小樵寓吳下適余主講紫陽復得與之相見敘三十年契闊盎亦幸矣雖然余始與君相見也在武林旅次君甫應童子試受知于吳松甫前輩入錢唐學補博士弟子員乃至同治三年余寓天津有汪子柳門款吾門而來謁即君之長子也問之已舉于京兆歌鹿鳴之三章矣其明年柳門又來具其自束而紅瓏循芸館舊章以後進禮見

則已成進士入詞林矣嗟乎余始識君于應童子試時而今乃見其子之成進士入詞林此數十年中人事變遷何可勝道而君之齒亦已五十矣柳門徧乞其諸同年之文爲君壽以余與君總角交必欲得余一言爲君侑一觴余惟君天性之篤厚學行之純粹諸君子之文則既詳言之矣余又何言哉無已請即諸君子之言而更實之今夫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而科第尤甚君家號素封百餘年矣登科第者未之有然皆份份儒雅樂善好施識者知其後之必大道光咸豐以來果以文學崛起列賢書者四人成進士者二人而翔步玉堂曆

清華之選者尚止柳門一人井君積累之厚何以得此
然則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柳門學優而才贍他日
輶軒旌節敭歷中外未可限量君拜紫泥之 詔享黃
髮之壽由六七十以至期頤諸君子必更有以壽君余
必更有以實之君指示孫曾曰此吾應童子試時老友
也亦足掀髯而一笑矣

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嘗讀唐書李光弼傳稱其沈鷙有守賞信罰明有古名
將風與郭子儀齊名封臨淮郡王弟光進封武威郡王
兄弟兩郡王可謂盛矣而其母韓國太夫人亦姓李氏

史不詳其本末世無得而稱焉若李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大夫李公則以光祿公本姓許氏故與李氏得通婚姻世徙見其與韓國太夫人事同而其嗣君小埜中丞暨大學士肅毅伯少荃制府赫然稱　中興元功亦與臨淮兄弟同遂以韓國為比竊嘗綜而論之則有過之者四焉韓國雖膺寵名封大國然其行事無聞太夫人明詩習禮淑愼其儀事舅姑孝逮娣姒和撫兄弟子女慈教子女嚴而有法御臧獲侗爾寬而有制一門百口無閒言光祿公以名進士官比部郎每得資內助焉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廡所止息譔所以

館之又謀卜地郊坰瘞鄉人之不獲歸骨者一事皆剏始費不訾太夫人脫簪珥助事乃集至今廬鳳之人至京師者謳思弗衰視韓國之撫一事可傳者與夫此其過之者一　臨淮之父名楷洛諡忠烈官左羽林大將軍擊吐蕃還卒于道未闔韓國勉諸子以必成父志也光弼公以藏豐閉奉　命練鄉兵捍桑梓親教士卒以羸越何卒搏力之法天不假年未究厥勲太夫人撫中丞昆仲而悉懲之曰爾父未竟之志具在爾曹乎成承教惟謹用是投袂而起誅鑿齒而殺九嬰繳大風而射十日乾禱坤夷東南底平大夫人之教也此其過之者二

唐書雖以李郭並稱然收兩京殪元惡皆出汾陽而臨淮若少遜焉中丞昆仲則不然方江浙之險于賊也舳數們首以舟師浮海至瀝瀆水則宏舸連舳巨艦接艫陸則激矢迸飛礮石雷駭千里之內旌旗相望桴鼓一震而姑蘇之臺無燐踞矣由是麏穴之在金陵者風至兩浙莫能自固而浙西之賊亦悛遂暌陽禽僵而獸斃麏城撼邑若振槁若撥爛然後移旌北指所向之遴趨殲擒孥為梟雄者莫不狼跋乎紘中魂褫氣懾而自踼獻銷護息燧歸報 天子 兩宮慰勞畢朝誠和盡勳業之隆軼臨淮遂矣當是時中丞方節制全楚

旋移撫吾浙舉㮚慄黔首而衽之席之饘粥之天亂之
後民獲再生彼臨淮兄弟有武略而無文治方此何如
也此其過之者三且臨淮雖兄弟並王此外無所見今
中丞與肅毅伯熙天耀日之功旋乾轉坤之略固已震
古鑠今彪蔚一 時而觀察都轉諸公亦爭自底厲以成
功名左鸞右鳳而輝後光何其偉歟又光弼惟一子曰
彙光進二子曰節曰制今太夫人有孫十五人矣他日
文通武達各紹父業以光鼎 熙朝景運重侯累相其
可量乎此其過之者四執是四端而論太夫人之與韓
國雖姓氏偶同而實非韓國所可比擬也歲在祝犂大

芒落園如之月太夫人行年七十矣維時中丞之跡在浙將及一祺政修而事舉吏肅而民和咸願獻一言爲壽繼於蒯毅伯爲詞僭後塵而倖與同舉於鄉得託年家子之末又辱承中丞知愛故不敢以不文辭而又不敢以常詞進輒抒所見如此淇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超踰古代而中丞昆仲諸公豐功偉烈亦度越疇準然則太夫人慶源綿衍必遠過於國從可知矣

其二 爲江蘇府縣作

夫含元精之和應則運之數龍驤雲起垂竹帛而勒盤盂撰厥所元蓋必有繇矣何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

仲郢之文學有封鮓之母而後有附士行之勛業自古名臣得之母教者十而八九譬猶珠生于赤野玉出于禺氏世徒欽其符采之彪蔚而不知其醞積之深厚未足以品連城論照乘也歲在祝犂大荒落圍如之月爲李太夫人七十覽揆之辰維時小荃中丞方開府浙中而少荃相國以參知政事節制全楚觀察都轉諸公亦皆鴻軒鳳舉極一時之盛門望爲海內甲于時賢士大夫游鳴珂之里登戲綵之堂莫不願獻一言爲太夫人壽然而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之所盟掃何足以侑杯酒歡慈顏乎且夫積厚者流光本大

者蘖波太夫人致此蓋節縮稱者　固自有在講得揚扢
而陳之惟太夫人生而淑慎明詩習禮有古女士風倚
御公以名進士官比部耶自娶一司爨則允爲是擯是
贊太夫人實左右之內言不出世無得而稱稱其小小
者侍御公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僦所
止息謀以館館之而事出猝遽厥貲不貲太夫人脫簪
珥爲助乃獲厥成葉房非顯罔不肵飾迄今其鄉人至
京師者謳思弗衰已而侍御公奉
命集鄉兵捍桑梓
親教士卒以搦力何若戚越之法鵝然成一軍天不假
年未就厥勛太夫人撫
小丞昆仲而敎慨之曰爾父未

覽之志其在衙曹乎當是時羣盜蠭賊竊爾幾半天下封豕雄虺磨牙而爭之所過無完郛慄慄黔首鷹鸇鴞視不遑啟處　聖上視民如傷聽朔不怡中丞昆仲諸公感　國步之孔艱也民生之日以蹙也　天子憂民之勤與慈母拳拳之意不可負也用是投袂而起誓將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然後可以上報　主知下紹先志兢兢祖公首以舟師遵海而至通濱樓船聯艘千里相望長轂蔽野高旗彗雲不踰一稘而符寇燬廓掃蕩搜捕浙西蟻賊殲羅斥餘其埽巢穴之在金陵者亦聯翩傾覆風從雲合東南遂

乎於是秘旂北指而向之地飈然糾紛爭爲梟雄者蟻下爲猾獸駭脫所挫瓶警之猶獠於火以燭孤遂阿洽海以沃螺拔　常川瑞焉爰錫之金貸登之鼎鼐中興元功是之與偕太夫人相家門之鼎盛當先志之獲儔其亦爲之加一觴進一觴乎夫以照天耀日之功旋乾轉坤之略赫濯若此彼封爵大旗之瑣瑣不足云矣其在詩曰濟濟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見我　國家與天合德符故篤生將相文通武達萃于一門爲亘古盛事也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見中丞昆仲諸公承太夫人之教非目

底厲以成豐功偉業流福祚于無窮也某等雖不足以鑽研萬一而受相國知遇最深故不敢以常詞進而敬爲太夫人誦詩焉若夫岡陵之頌眉壽無害之詞則又比之虛祝例之擬悅不足以陳于此矣

朱久香前輩七十壽序

伊維綿嫗昭明之世必有敦龐耆艾之臣如古所稱學爲儒宗行爲士表者立朝則建忠獻之謨居家則著肅穆之行俾庶士悅繹同條服德以增邦家之重而爲朝野所宗是故爵不非難世臣爲難自斯非難貴且臣是實凡伯家父大雅稱人春秋貴之規範繩模彝式斯在昔

年當齒光容有輝今於久香先生見之矣先生童孩多奇何綜覈誠孝弟淵懿形于岐嶷嘗以冬日從女兄食時嘗泣寒膓用鏗銚啟之嚶然有餘其香逌惟巽譯遜如擬食家人異焉厥後官禁近侍講幄與言將父投隙遄歸或勸徐之九棘可至兆祖也咸豐初以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危言讜論有史魚如矢之直　朝章國典有世叔討論之功海內上仁駿思卬歎謂當膺樞職位鼎兒俄以母疾請終養盡明發之懷老而彌篤陳情之旨匪一而可孝乎惟孝足以風矣先生學有本原閎中肆外騰翰著作超踰等倫嘗與許滇生戴鹿林兩先生

同被　恩命賦詩　內廷由是承　天寵握文衡凡分校禮闈者一充朝考閱卷官者一視學者再莘莘士子納我鎔範靳靳生徒致之雝泮師禮蹈仁所在祇肅蒸蒸乎貌然高履經臨亭傳不自表襮率與輕騎翩如其來雖亭公負驚候人荷戈術塗偵伺或不知為使者冠蓋也家故清貧日奉尤儉澣衣濯冠蔬食奉錢所入自遠祖以下祭田之已失者復之不足者益之又置義田建義莊以贍族人矜孤卹老惟力是視居鄉不與外事而民之休戚時之利弊則必以告劉勝夷蜩君子無取焉道光二十有一年邑有獲得之盜告之方伯

戕厥魁事乃定越十有餘歲而亂又作以減田租號于衆衆譁之有謝敬者以搾力之法御鄉里當事者設誘敬以誘賊先生曰是為賊殺民也力言敬可用當事者始不聽後不得已從先生之言以誅事而反以不早解散為先生咎先生宏銜委隨亦無悶也中興仍始公道咸明先生麗而復起行且大用矣乃安徽學政報滿即疏請歸省先人邱隴旋以足疾乞休杜門却掃縣興養祠鎮美稱德克昌厥後天降雄孫舉于一門有丈夫子三咸瓌姿琦行有聞於時次君接武玉堂後先輝映海內榮之今歲先生行年七十矣仲冬初吉諸子將奉觴

上壽而屬樾以一言爲之侑觴惟先生自道光屠維赤奮若以第三人入詞館越至于今積蓬萊之籍二十有一科矣舊國靈光巋然乃歐陽子所謂邦家之光非門里之榮也樾五十無聞不植將落小言詹詹奚足爲先生重乎顧念諸君子護請之意不敢以固陋爲辭乃誦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敬以爲先生壽又誦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弁以爲諸君子頌也

曾滌生相侯六十壽序

粵同治之九年爵相曾公移畿輔之節再蒞兩江大江南北侯甸以且兒童識司馬走卒鄉君實皆色相告望

君雲寵惟時公行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
五十而有五節堂之上敞張機翔　天子下璽書發
輒傳嘉錫便蕃優禮隆褚所以褒茂庸示異數也禮也
于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之士莫不願進一
詞爲壽樾西浙之鄙儒也間見稱儕諸言樸陋尚奚云
哉顧樾嘗從公游與聞緒論以爲三代以下雖士名人
指不勝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大臣之稱者
四人而已曰諸葛孔明曰陸敬輿曰范希文曰司馬君
實之四賢者公平日所嚮往者也竊以四賢之行事而
考之今公殆兼有其長而去其短者乎諸葛孔明治國

之才管仲子產之流亞乃得荊州形勝之地而不能用終爲吳有徘徊散關斜谷之間爲司馬宣王所拒迨循而坐困豈天之棄漢乎抑將略果非所長乎公當咸豐初以侍郎家居時粵賊爲封狐雄虺豕食東南發奮于墨絰之中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樓船萬艘千里相望既克武漢順流而東隊衝以攻聚蟻以守批亢擣虛多壘寔徵不數年間向之飈飈紛紛爭爲長雄者咸芻偃而獸變金陵爲賊據巢窟穴之所一聚而空之若傾滄海而沃爝火當陽之離因以耆定是公之英武過於武侯也陸宣公以德宗苛刻多所匡贊讀其奏議曲而中微而

遼所論邊事動合機宜然德宗不能盡用故託之空言
而已公則不然 文廟之始御極也銳意求治公
已由翰林躋卿貳屢奏封事言朝政得失天下傳誦有
宣公之風 文廟眷慮已聽之及至躬履行間其
風外發懸恩內隔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自中興以來言
節制之師首推楚軍寸符尺籍皆公手定蕭規曹隨至
今邊守若漢人用馬將軍故事唐人用裴公法也宣公
坐論於廟堂而公折衝於疆場是公之謀略過於宣公
也范希文司馬君實皆宋賢相然有宋一代士大夫好
以議論相高故希文任西事與韓魏公齟齬而司馬公

論役法亦與諸賢不合卒爲小人所乘公豁達大度含囊萬物天下之士有一藝者雲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之取節而用之屢屐之間各得其任故能動如雷霆發如風雨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廊清江左爰至於河朔

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議輒就幕府取決焉讚雲雷之業佐密勿之謀異日處中當軸秉國之鈞旋乾轉坤光融天下珍禕懿鑠與閎夭散宜生比烈矣是公之相業過于范文正司馬文正也夫此四賢者耀蹟名于玉牒勒鴻伐于金冊稱譽棐辭至今不休萬世仰望若神人然而公又兼有其長而无其短是　天之篤祐我

聖壽聚千載昆侖磅礴之氣鍾之于一人以消百六陽九之阨運而開泰元祉發偣萬年無疆之休者也然則曼福綏齡豈有量歟樾以不才忝名門下士之末宜躋公之堂奉兕觥介眉壽以方在西湖詁經精舍講席不獲乘下澤車北來不勝區區之意謹以平日所竊聞於函丈者度長絜短借伸論以進頌禱之詞我公聞之得無有賜也賢乎之戲乎

其二 爲丁雨生撫部作

同治改元之九歲仁育羣生義征不憓凡撚綵鬣齒之倫以次翦除衝棚息而轎軒馳戎械藏而俎豆布乾亨

巛慶將均醉于九垓　天子穆然深思以爲東南籓
羊之維神禹荆揚之域皆公風櫛露沐所手定也江南
父老衆渴依同若漢潁川百姓願復借寇君曹淮南之
民請留李蔚也乃　詔公移畿輔之節再蒞兩江　命
下之日大江南北驩聲騰飛行封公復來之壽而是歲
孟冬之吉適值我公行年六十壽生嶽降之辰咸含和
而頌曰文武之佐磻溪渭涯黃莘舜之臣榮河鏤金版
若我公者恬波于沸海之中嘶凌于倚天之下其造福
我蒸黎者消陽而無計量虹洞而無崩壓延洪納祉係
崩無彊非其宜歟惟時進中和樂職之頌庸相摯蘇駘

之祝旨瓌瑋連犿不可以邐詭竊以爲兒童識司馬走
卒知君實公之勛名滿天下矣雖復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豈足加其毫末哉夫銘昆吾之冶物景襄之鐘麗辭
狀物皆其迹也若乃執大同之訓泰鴻之氣綱紀八
極經緯六合則神明之際可得而言昔在咸豐之初遘
陽九之阨大盜起於潢池虥虓蔓延易乎東南公先
是已起家詞林歷官卿貳進則臺之議効謇諤之節海
內申警若神人然既而憫下民之昏墊感　聖主之
憂勤乃起於墨經躬提桴鼓旗旝首塗八表響振虓怒
之旅如虎如螭龍驤鳳矯武毅塡瑱離離宿將莫之

先也剖毫析芒部分如流履展之間各得其任雖飛耳長目未能逮也用能廓氛江汜恬波海澨玉桴金鐸隨流而摟麾城撕邑埽清逋殘神鉦一震風雲聽命齊斧所指野無橫陣地靡嚴城不數年間而向之左纛右編奮翼鼓狐爭為長雄者若聚洪爐而燎毛髮磨蕭斧以伐朝菌雖折春螽之股揭秋蟬之翼未足言其易也論者以為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績以今方古公其當之矣然其象歷囏難圖維終始長䟽之後隨以揫斂泛陰之極繼以敷榮洗幾先物總達眾材淵乎深哉精道乎鬼神神合乎太一豈徒兕起兔舉

筵衎鼍射爭一日之長微一職之勝哉管子有言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公之舉事備此三者故能內照庶績外總十進輕裘緩帶不下堂階而吏畏其威士悅其教民歸其德雖跡弛之士虓虎之將奉令貫行罔不肸飭所臨隸之邦士女昌逆學校如林柵東鼓節開於通衢四方秀艾挾冊百案諷誦相摩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兼而有之其惟公乎夫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翊我

聖清靈長之運與天無極而公熙天耀日之功龍文虎武炳煥如

此然則祥圖瑞史豈有量數當遺靡介壽之時歐陽大人五十而首孔莞筵藻席黃髮州莊凡攀飛騰挂羽翼者莫不拜節樓之前伏猊座之下敬獻一觴稱觴于上壽日昌素承盼睞受知遇最厚而邾公亦最深又幸而獲與同官江南故不敢以滑辭爲佾竊爲誦易林之詞曰金齒鐵牙壽考宜家請以爲公慶又爲誦元經之詞曰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遂于瓜瓞舟爲三江之民同慶也

其三 爲李筱荃撫部作

伊古神聖受命自天敦龐而純固永永無極其間崇替

相因文久而怠必有菲菲斐斐若將賁隊之虞天于是又篤生良弼以與其帷以理其亂用讚雲雷之業而成泰元神羨億萬齡撫疆之休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班列于雅求之當代其惟我公乎洪惟　聖清與天合體符曆之緒神明主經緯六合若泰山而四維之乃協氣橫流嘔生吹落淩有獠旒繁徽之倫起于婁西今織今迆延易乎常羊之維名都鉅邑咸燒掇而焚村之悚悚黔首不遑啟處禽儷而獸斃　天子憫焉聽朝不台若曰維予內外文武大僚孰能龍驤鳳矯龕靖神縣拯齊斧而折遐衝當是時公已用詞臣起家游

歷卿貳世金聲於中朝光名滿天下矣念　聖主憂民之勤也萌蚩之不獲安其生也釁孳如毛而莫之或薙也楨幹務裝久而不給于供也乃奮于選經之中用搏力何卒之法抗颶虓虎自成一軍用艦戰騎莫不富實方其始也尋情猶狃與與難於慮始左顧右息亦或有異同之論公獨忠以昭爽風外發百將一心三軍同力有冬抱冰夏握火之誠故天助之行握蛇騎虎不避艱險之志故士歸之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至於飛艫巨艦競水浮川鷁舸千艘銜尾相望既距武漢順流而東堤猶韓信之破歷下耿弇之攻祝

阿中興元功始基之奕齊營形　吾有言兵未出境而無
敵者八一聚財二論工三制器四選士五政教六服習
七徧知天下八明於機數公之畢也實備此八者然故
動如雷霆發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躡其後旗旝所塗則
八表響振戎輅轍所則郊無壘巷衢旝所臨而萬雉俱
潰悟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霆砰雹射天下
光幅南滿江表北至于河朔　帝嘉茂庸特崇徽錫
白茅青籍封以名號之侯金印紫綬任以槐嶽之位于
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名人魁士外至開楷
以東壽靡以西繩行沙度之國風耳火徼之民咸翕然

而歎曰若我公者所謂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鄰國上曉
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者與所
謂言事合機宜風采可畏愛者與行見處中當軸秉國
之鈞含囊萬物坱圠無垠豈僅東戡南務武義璘璸爲
足以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哉公蒞畿疆于今三年
政修而事舉吏肅而人和　天子知江南之民思公
深也特　命公再督兩江大江南北喁喁然爭來謳歌
孔邇于是公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門望
甲海內勛名動蠻貊　天子下明詔頒珍物上尊之
酒燕嶽之杖嘉錫便蕃優禮隆寄海內士大夫仰下風而

望儼光若升闕里之堂而登龍門之阪瀚章以年家子出公門下受知遇至深且久自惟昆弟六人皆秉公教川能遊展遷時粗自樹立又重之以昏姻其尤敢無一言爲長者壽綿以我公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天既使之憂天下之憂亦必使之樂天下之樂是宜登壽域行福途甄以萬吉虹洞無涯他日黃髮皤皤赤舄擊擊郭汾陽滿中書二十四考厤元齡居相位三十二年功名著于盤盂與　皇清靈長之運同播休美于無窮則今日之言其猶蒿萊之首嘗乎

張母宋太夫人八十壽序 爲丁雨生撫部作

夫紬翠娟之策稽槐眉之紀覽聞早漫世靡得而云也厥有云者若柳毋丸熊陶毋封鮓又皆彫琢曼詞搆撍瑣節曾不足以闡纓齡駢禍之所繇奚以焜緣純而耀形管楊子不云乎我心孔碩乃後有鑠請爲太夫人舉其落落大者以俯眉壽之觴惟太夫人乃友山方伯之壽毋也方伯曾陳臬事於粵東旋膺屏游之寄日昌時適居鄉託甘棠之下而庇焉側聞方伯金鞈玉楨緺緗舉大先秋霜以宣厥後陽春以布化蓋心孫儀之及日月奉　命撫吳而方伯亦從皖游移節於是邦晨夕與共登其堂誦其懿史乃知方伯出數歷中外騰茂而蜚英

明物而營功皆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始歸贈公年甫十有七事繼姑以孝聞又以兒公及叔皆不幸早世撫其子女不啻己出昔伯魚子兒子之疾一夜十起史策傳爲美談得之中閨尤爲僅矣俄而贈公應龍蛇之讖定黔婁之誄方伯昆仲年未弱冠中人之產靡外而虛內太夫人豐摯脩腆脩脯聘名師禮賢者命諸子從之游晝夜敦惓之使讀先人之書一門之內份如也及方伯成進士官秋曹太夫人喜先志之克醻嘉方伯之不負所教而又懼刑名之官非明非允不足以稱厥職乃訓以治獄之道務在平恕切以刻爲能毋有所平反輒

欣然加一餐端已而方伯出守鳳翔惟時四民之羣不
逞者方爲封狐雄虺以荐食茲土聲勢洶騰種潛煽熾
長圍外合潛隧內攻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方伯以十雉
之城介重圍之中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木石將罄樵蘇
兼絕乃用墨子備梯突蛾傅之法躬粱棟以礧之資循
甄以偵之熒爟火以爇之凶醜敗而疑懼卒逡巡而引
去驛吏以聞　天子嘉焉當是時太夫人方就養在
途聞警不進止于晉陽而風聲爾言日三四至太夫人
曰吾子與城共存亡義也復何恨可念者其民耳風鶴
既靖安車乃來而　帝有恩言問日而至方伯出獻

翔太守拜東西川廉訪使古人迴翔之榮不是過也未入蜀移粵東未踰年遷方伯由是而皖由皖而蘇蘇爲東南大都會財賦甲天下而兵亂以後雕敝殊甚太夫人每誡方伯以民力未蘇宜休養生息之崇儉以興政化和毓感孚以移風俗斯言也凡我同官孰不當書之紳而銘之几歟此太夫人珍稱懿鑠之光大彰明者君夫遇三黨以恩御臧獲以慈雖貴而衣必澣濯雖高年而鍼黹刀鑷不釋諸手在他人視爲甚難可貴者固其戔戔者矣上章敦牂之歲太夫人行年八十正月既望其設帨之辰也方伯龍驤雲起方將搏扶搖而上

而諸子仲仁典簿叔則孝廉季範茂才亦皆負一時之望有孫十三人曾孫二人門望爲海內冠太夫人受紫泥之封享黃兒之壽增始昌而永極長其後福固未可量日昌幸與方伯同官敢進兕觥爲北堂慶而以此言爲之先

錢母劭太淑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而知周之興也不獨其朝多君子也雖其閨門之中亦皆有士君子之行故在詩曰釐爾女士女士者女而有士行者也中葉以後士大夫家法不能如昔詩人歎焉故在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說者謂尹氏吉

氏皆周之貴族思尹吉思周之盛也然則觀世者豈必觀其大哉入士大夫之家問其閨門之行而時之治亂世之盛衰可得而知矣樾于丁卯之歲薄游金陵于審吏部以其先文端公直廬問寢圖屬題樾爲詩曰猶見承平舊家法至今尹吉有餘思蓋亦詩人之義也越四年而于審又以尊慈胡太淑人八十初度屬樾以一言爲壽因歷舉太淑人珍禧懿鑠之行相告樾惕然曰此詩人所謂女士也此即周之尹氏吉氏也周東遷以後尹吉餘風不可復見周室亦遂以不振而我 聖清靈長之運與天無極雖中更離亂而乾嘉以來士大夫

閨門之盛于今未隊東周詩人所慨想而不得見者樾得而見之而　國家中興之美卽徵之此矣謹按予齒之言太淑人年十八歸贈中議大夫警石先生所居郎文端舊屋顏曰頤和室侍君姑以孝閑相夫子安貧樂道撫戚戚之容中議公官海甯州校官絶意進取以文史自娛學舍中一堂三內書籍充棟其殘缺者太淑人爲補綴之縹囊緗帙皆所手製至今中議公鉛槧之痕與太淑人鍼鉥之迹猶如新也中議公有兄早卒初議以予爲之後太淑人曰以次子爲兄後義未安也更以長子後之其長子爲子方孝廉樾與同舉于鄉者也

考之禮大宗無後小宗不得有後則長子之生則當以後大宗明矣而禮又曰適子不為後之文設小宗止一適子大宗遂無後乎他嘗以為此禮家之駁文得太淑人之言而益信矣丁解之官京師也攜婦子以俱太淑人命之曰過先世墓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爾中並行而中議公以父在來傳為疑後以先世皆久居京師甘其飲食於彼於此惟神所宜卒從太淑人之言蓋太淑人雖讀書不多而所言動合禮意類如此所謂女而有士行者非歟予客失怙後奉慈母為嚴師一家長幼不敢稍踰尺寸故家庭嚴肅無嘻嗃之習尹吉餘風庶

幾勿替予容其謹守太淑人之敎以修其身以齊其家以光復文端公之德業他日家門鼎盛流播詩歌亦中興之盛事也楹雖不及登堂而敬獻此言爲太淑人壽其亦欣然進一觴乎若其他徽言懿行不勝書亦不必書

張母孟太夫人八十有四壽序　爲湘鄉相國作

嘗閱鄭亞之序會昌一品集也曰周霍雖有助伐而不知儒術枚嚴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未嘗不慨生才之難雖然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仲郢之文學必有封鮓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勳業自古名臣得之母教者

十而八九況乃賢良射策登乎津之上第雅歌投壺居南伯之再任斯尤儒臣之榮遇衣冠之盛事也揆厥所元其必有繇乎歲在重光協洽陬月既望爲壽太夫人八十有四覽揆之辰當是時晉制三晉中丞方移轉漕之節巡撫江蘇震霹鼓枻金錢綵鷁朱幨渡江而南群燮瑞徵應時有瀠坡雙穗產秠嗈嗈然鶖來轄歌孔邇蓋太夫人雲檝畫舫未臻乎姑胥之境而歡謳謠誦播天下交稱之古禮恭觴上壽非有常則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祇樹梨而祈綸縱禮也國衛幸與中丞同官江南甚願獻一言爲太夫人壽而又以鳳篆龍泥

之文紫琳丹瓊之書固有識者所嘆誦未足以侑諸觴
啟慈顏也竊國中丞之所樹立以徵太夫人之所教而
有以信吾向者之說許有之切人不媚請揚扢而陳之
可乎惟太夫人生而淑慎習禮明詩其來歸也年甫十
八贈公壽圖先生以一醫之術拔乎其萃入官郎署觀
政冬官前後三十餘年太夫人以君舅君姑春秋高矣
性樂易不憚於就養乃爲贈公置簉室焉而自留膝下
以婦代子蒸蒸色養左右無方孟節江魚方茲未逮及
贈公以莪蓼歸太夫人晉逝簉室恩禮有加其所生女
撫如已出斯又樛木逮下之仁鳲鳩均平之德也素性

克儉辭隆從寬疏帳縹 毀雕斲鎪之飾三弋茨柴之乘

珍之膳而倉粟府金以賙三族伉倣簞漿及於鄉里施

而不德所謂天布也居家雍雍不嚴而理臧獲僮甬咸

守繩墨罔踰尺咫太夫人發祕閣房之內優游北堂之

上不賦不損守內則之禮無非無儀遵詩人之教所謂

和調而不緣溪高而不苛積善成德美意延年非其官

賦然而不覩其枝之扶疏不知其根之茂也不觀其流

之瀾漪不知其原之深也中丞以丁酉拔貢官比部庚

子登賢書丁未魁天下 輶軒四川有公門桃李之盛儼

直 內廷有禁中頗收之譽迴翔臺閣洊登槐棘公才

公望自此遠矣兩河之間古曰豫州使車疎隔遂授節
鉞旗旛首望殲厥巨憝遵彼汝墳孔道夷如俄督河渠
旋總漕政維時巨波浸淫決於淸泠之淵乃講馬流之
法求鄭泄之宜大隄雲橫民用安枕又以海寇乘閒出
沒粵賊餘燼蘖芽其閒中丞戔猾銜姦無稗遺種淮揚
徐海安於磐石士女昌遂學校如林威械藏而俎豆作
我季虛而文節盈士悅其敎民安其德　天子知其
才之有餘於任也於是復有撫吳之　命吳故東南一
大都會也瘡痍之後民力未復得中丞撫循之以敎以
養吾知其必有豸矣歐陽子有言劉柳無稱於事業姚

米不見於文章中丞乃文迺武達兼而有之何其盛歟昔光武中興馮勤位三公號稱任職馮母年八十每會見敕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今中丞以槐鼎之器配蹤元凱光輔中興視彼馮公豈有過焉則太夫人之盛美可列矣國藩向者之言不信而有徵乎奕公術垞觀察以名諸生舉于鄉家居泰州距二十年曾以搏力之法保衛鄉里又參戎幕積軍功官一千石將絲仕於鄂他日棠棣兩碑後先輝映東川西川對持虎節太夫人受絲綸黃玉之封極金齒鐵牙之壽儐福貞貞虹洞無厓若然則今之所陳其猶升歌之三

終自是而朋友合樂渢渢乎未艾也夫

汪遊府兵部六十壽序

吾人交友其猶讀書乎中年以後博覽古今書籍蘭臺之藏龍威之秘涉獵所及不爲不廣矣然寤夜不寐偶一尋繹其瞭然在心目間背誦猶得十之六七者皆童時所誦習也交友亦然士大夫通籍後交滿天下自名卿鉅公以至儒林之秀巖穴之幽潛擷芬而錯芳指不勝屈矣然風雨之日閉戶而獨居獨居而深思所思者皆數十年前其晨夕同遊釣者也語曰先入者爲主束髮時所讀之書所交之友皆融結於肺腑之中其爲

主也久矣豈後來者所能問津余年十五侍先大夫讀書南蘭陵郎主君家君長余九歲善屬文每一篇成先大夫深賞之余時初學為舉子業惴惴懼不中程竊視君之文若碔砆之與美玉然君頗不余鄙相得甚歡君或以試事至武林則又主余家彼此年少氣盛以文酒相娛樂跳踉大叫放飲流歠簡傲嘲笑鄰里驚詫不之顧也日月如流歲不我與離群索居忽忽不知老之將至余今年五十有一而君則六十矣在之乎及兄弟之子以余習於君請以一言為壽嗟乎余何言哉君之學則先大夫所深賞也豈不足以對一辭也君之行相謂

而不綠溪盎而不苛覷人之事如已之事亟然諾好施與君之才剖豪析芒左宜而右有千緒萬端處之裕如則鄉里之所共見僚友之所共聞又不待詹詹小言爲之摘揚其美也余何言哉雖然竊有說焉夫自科舉之途廢而士惟以科目進從唐以來有然矣至明代又益以舉人一途與進士並重我 朝因之二百餘載春秋兩闈得人爲盛士林豔稱以爲榮遇父詔兄勉若登仙然而造物者亦遂吝惜之不輕以予人有皓首窮經而老困場屋者焉君家爲休寧望族號素封以貲雄於鄉十數傳矣自咸豐以來始以文學起家舉孝廉者四人

成進士者二人入詞林者一人論者謂其先世皆忠厚
長者遲之又久始將大昌其家而援厥所原則實自君
於咸豐辛亥發賢書始今夫科名之難不難於繼起而
難於發端昔人所以有破天荒之喻也有開必先君其
一宗之巨擘乎君嘗服官於　朝供職兵部旋以歸鄉
離亂歸而謀安集之族黨姻婭咸倚為重君亦力以自
任為一鄉生聚休養期於大亂之後胥匡以生暇則以
經義課子其子維卿茂才亦少年能文如君嚴時瑞君
得子甚遲而今亦抱孫矣種梓樹蔭後福固未可限量
雖然切人不媚頌禱之浮詞非鄙人所施於君者也且

諸子誠欲得華言風語以悅君之耳目則輦下貴人固優為之何必求之江湖之搴叟哉余五十無聞不殖將落年來以畫餅虛名切閉謝所湖山壇坫聊以自娛以視君優游家食而利澤及人蓋不及遠甚又不止如鄉者區區文字之工拙矣亟違諸子之請又念與君訂交最先追惟昔歎不能自已於言惟願君康強逢吉自七八十以至期頤方瞳綠髮神明不衰與故鄉父老享聖世升平之福興之所至或扁舟薄游江浙間過我春在草堂敘數十年前文酒讌遊之樂亦何異白頭鐙下亟理舊書也

李少荃伯相五十壽序

昔唐室中興子儀光弼並稱實應功臣海內號曰李郭雖漢寇鄧宋韓范不能望也爰暨我　朝而公與侯相湘鄉曾公左提右挈旋乾轉坤以奏中興之績一時歌詠成功者皆首以公與湘鄉公並稱曾李以配唐之李郭自縉紳先生下逮兒童走卒異口而同辭皆曰我公今之李臨淮也樾獨以爲不然世以臨淮比公者特以姓氏之偶同耳夫臨淮何足以擬公哉史臣之論臨淮也曰邙山之敗閫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蓋有貶詞矣夫臨淮何

足以擬公哉以概論之公其今之李西平乎當咸豐之初大盜起于粵西延易乎東南名都大邑相繼淪陷湘鄉公起義旅于楚是曰湘軍公參預其閒不二年而復安徽乃劃立淮軍號召忠義之士獎擒生蹈伏之卒乘輪船越賊巢從海道而至滬考唐書李晟傳晟始爲鳳翔節度李抱玉爲右軍都將抱玉遣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眾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趨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因解靈州之圍公之始事適與之符矣既至滬瀆遂旁規江錫以斷賊援復以浦東與浙西接壤分兵下浙西郡邑俾無後顧憂而前軍始

得捷報而遁昔李晟圍朱泚將鄭昊濟於清渭與王武俊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昊濟外與泚等拒戰月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賊不敢逼公所遭艱難辛苦殆視此有加矣姑蘇既平東南之大局一振賊之負隅于金陵者不能自固戮鯨鯢剗殄無遺江浙底定至于閩越　朝廷以南服之無虞而中原之不逞之徒猶未靖也燒掇焚村民無定居震驚幾輔遺及秦隴於是乎又有北征之命公先是已籌畫兵食選士庀材磨厲以須矣奉命之後發如雷霆動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躡其後故前茅未舉而賊燄已熸昔李晟在定

州奉詔赴難張義武欲沮之晟以愛子爲質不惜良馬玉帶以堅其意卒以成行遂殪朱泚公之慷慨誓師鼓行而北意氣之盛亦何媿古人乎公既北行轉戰齊晉燕趙之郊營於蓮河西隄進抵膠萊河以蹙賊於海隅蠢茲羣醜若入乎甕中禽獮而草薙之三輔乂安

兩宮慰勞羣公卿士動色相慶唐德宗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威望之重爲遠人所徵服故雖已參知政事而仍使節制畿甸折衝萬里倚若長城唐德宗用張延賞之言疑將帥生事遂功不從晟討使渾瑊與吐番何結贊同盟于平涼卒爲

所劫盡外裔無信多詐自昔然矣公主持中外大計誾
誾侃侃不苟與不苟同嘗曰亦須略論是非未可專論
利害議者比之李晟遇德宗猜忌故雖位至將相而不
得行其志今　天子神齡神武同符　聖祖行
見　親御魁柄委重於公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雖海
外蒙奇咒物之國無不喁喁然同我太平奉我正朔於
以耀華名於玉牒勒伐於金冊又豈特如西平而已
乎史稱西平器偉材雄入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
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所事長於應變斯言
也即可爲公誦之又曰作善遺慶父子兄弟皆以功名

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準斯以言公之祥源福緒蓋未有艾也樾於公為詞館後輩而甲辰之歲又倖與同舉於鄉叨附同歲生之末然初不相識庚戌會試後公問於湘鄉公曰今科得人乎湘鄉公舉樾名以告公心識之後撫江蘇還江浙同年必問樾所在遂延主紫陽書院講席嘗謁公金陵相見甚歡次日親詣樾小舟促膝情話移時乃去自惟江湖散人獲與名世大賢有一日之雅終身榮之昔湘鄉公六十生日樾以文爲壽舉湘鄉素所心折之諸葛武侯陸忠宣范文正司馬溫公度長絜短自附於方人之子貢今我公五十

生日櫬其能已於言乎是以又有李西平之說俗洲鄉公聞之必將莞爾而笑曰賜也賢乎我則不暇也

其二 為應敏齋同年作

同治建元之十有一年定三華偃五兵光融天下均禧于九垓而適於正月之五日為伯相合肥李公五十生辰海內士大夫胥含和而頌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事列於雅若我公者恬波於淮水之中靜浸於稽天之下其造福黎萌者虹洞而無端匪天之錫之千祿百福豈有既歟戒爾為文以張之為詩歌以永之而君實時者則尤不可無說於處此何也公之功在

社稷名在四裔利澤在天下萬世此人人所能言不待鄙言爲之貽飾也惟公之旋乾轉坤撥亂反正成此巍巍之功實以上海一隅爲樞紐在咸豐之季東南淪陷自大江以南名都鉅邑曾無藩籬之固而公刱立淮軍招集忠勇材智奇俊之士數十驍勇果毅之卒數百人乘輪船摩賊壘蹈砲雷射龍騰鳳翔而至於滬瀆當是時寶時適從事於滬實親事公於行間竊見公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寶時奉令承教伈伈俔俔懼不稱任使有負知遇之厚公教之誨之每賜書敕親命筆札洋洋洒洒纚纚焉多至五六紙長至數千言

其於籌畫兵食相度事機駕馭　遣人料量賊勢猶燭照
而數計也昔周公之數七順也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
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德助明六順仁無失
七順道有功公之舉事實兼此七順故所至之處野無
横師地靡堅城乘勝逐北神兵電掃㦸自蘇臺告復而
東南之大局一振矣又分兵下閩浙邊郡而賊之竄於
金陵者慘蹙趣猴猱不能自固齊斧一麾渠魁盡殪威棱
藏而俎豆衎衎棚息而輶軒馳驟悚悚黔首復覩漢官威
儀公之功也　天子念東南既平而中原捻勢猶熾
爲封狐雄虺以蠶食我赤子　廟堂以一夫不獲爲

已憂於是又有北征之命公秉黃鉞建華旗鼓行而北周歷乎齊魯燕趙之郊西至乎秦蜀風餐露沐不遑啟處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所向無不靡披未及二年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譬之猶舉炎火以焫飛蓬傾滄海以沃漂炭振旅愷入于京師告成功於　北闕下　兩宮慰勞縣蒯誠和所謂千載一時者也其勛業之盛邁唐之李郭越宋之韓范遠矣方今　天子倚公如長城故以參知政事而仍寄以保釐之任詩有之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傳曰殿鎮也夫王畿之重豈可無重臣以鎮撫之乎公節制畿輔

乃古所謂殷天子之邦邦者其下云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此乃善頌善禱之詞然則海內士大夫欲爲文以張之爲詩歌以永之其亦詩人之義乎至於公之敬慎艱難深惟終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夏抱火而冬握冰左執獲而右搏虎有持不釋亦不不敢堅之定力有不則慮險淵則慮非之深識有日上於天而下於淵之明皆此他人所不知知之不能盡而惟實時知之獨深敬當公壽彌之辰不敢以爲詞獻惟祝公延洪綱祉山崇川增以佐 聖清之景運使風車火徹之民咸喁喁然有中國相司馬之慕此天下之福而

賓時亦與焉者也謹於三千里外徐瑚擲麈奉觴上壽而以此言爲之先

吳平齋觀察六十壽序

同治建元之十載老友退樓吳君行年六十有一矣諸同人以君舊歲六十生日猶在五五之中未得以一觴爲壽乃謀於今歲登君之堂酌此大斗以祈黃耇禮也君固辭不許樾曰此古禮也君何辭焉古人紀年之法與今人異今人一歲則增一年古人則必踰歲復及所生之日而後增年是以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凡七十四年而傳曰七十三年者蓋

老人之生也於夏正月甲子朔在周正爲三月甲子朔至魯襄三十年三月癸亥始得七十四年而此則三月癸未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未足者四十日故尙稱七十三年然則以古人紀年之法論之君今年六十有二乃貞六十也其猶賤不亦宜乎雖然樾竊不知諸君子何以壽君夫諷語諛言嘵嘵而進於君友朋切直之誼哉君前服官於陝有惠政未究厥施人咸惜之有令子賢能觀察以名進士秉鐸而作牧天殆使之成君未竟之志乎樾山中人不與聞世閒之事此固非所論也惟見君數年來爽然曠然不以外物滑其天和竊以內

琴書雅潔無塵囂之累庭以外花木蕭疏有幽邃之致閉門却掃不通俗客惟與知己數輩不衫不幘笑傲其間性嗜古蓄齊侯罍二左抱而右挪是稱抱罍生貲金石文字數十卷銅摹而精刻之手爲題跋考其本末訂其異同是稱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藏秦漢以來公私印章不下千餘亦摹而鏤之版以詒好古之士夫天下之物莫壽於金石而金石又託君之書以壽於世然則君之壽豈有屆歟方君稱觴之日樾適在西湖詁經精舍病僂不獲廁諸賓之末因書此言以獻其前所陳明稱祝六十壽之合乎古禮其後所陳見君之頤性養壽

者固自有在而概之所以祝君者亦非尋常祝嘏之詞也

春在堂襍文二